



每次回乡,一下车,父亲便快步朝着大沟和河滩上走去。我断定,他必然是去巡视那些树了。

树很多,密度不均地散落在各处。多少年来,父亲除了教书、种田,剩下的心思,便都留在那些名目繁多的树上。

最早的是核桃树,在大沟的地里,已经生长了四十来年,长得大如擎天的伞盖,几十棵便是一大片,覆盖了山脚下的土地。

20世纪70年代末,父亲从报纸上看到消息,说国家要大力发展林果业,既能保护环境,还能产生经济效益,他就动了心思,想申请一些树苗,栽在地里。

他跟村里、乡里面打听了,要去县里面申请才有希望。于是,他便连夜写好了申请书,整整齐齐地誊写了一遍,折好后放在笔记本里。一次去县里开会,他拿上笔记本,充满期待地去县城,开完会便四处打听苗木的管理部门,终于把申请书交了上去。

父亲等了一段时间,没有音讯,便又写了信,到镇上寄了出去。

第二年开春,就在父亲要忙着开学的事情的时候,乡里面捎来了口信,县林业局拉来了半车树苗,里面有父亲申请的一些。父亲差点高兴得蹦了起来,赶紧带着二叔、三叔,兄弟几个拉起架子车,就往乡里面赶,

十里山路,他们整整花了大半天才拉回来。

回来后,看着三个人全身的汗泥,父亲却被祖父祖母一通教训,认为父亲不务正业,家里本来就没有多少地,哪有地方栽树苗?栽下能顶饭吃?

我们那里属于山区,土地面积不多,十里八村,父亲怕是第一个想栽树的人。

父亲生性很倔强,说自己好不容易跟县里面申请了树苗,怎么着也得栽下来。于是,他就带着二叔三叔,来到大沟里的地里,尽心地把核桃树苗栽了,剩下的一些苗子,便种在了地坎上面的荒坡上,那里因地势太陡,常年生长着浓密的荒草,没办法种地。

栽树不易。在干硬的坡地上,他们咬着牙坚持了十多天,终于把这些希望植了起来。几场春雨,树苗们完

故乡的树

□ 王重扬

成扎根,都抽出新叶,生机盎然地生长了起来。核桃树的间隙里,父亲还种了洋芋、小麦。

两三年时间,这些核桃树便长了起来,渐渐地开始结果,父亲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这也让他信心十足,栽树的想法更加强烈。于是,他每年都申请一些苗木,拉回来后,分发给想栽的村人,一棵棵地安置在最合适的地方,河沿上的柳树和白杨树、地边沟畔的槐树,林边的花椒树和杏树,房前屋后的香椿树、梨树,一年年地在村里扎了根。

树们也都成器,有一棵算一棵,都铆足了劲生长,撑着胳膊往天上钻,能结果的,也都挂着繁盛的果子。

每年春天,父亲和母亲除了种庄稼,还要轮番照顾这些树。清风和流水见证了父亲逡巡的身影,他肩负着铁锹,大步地走着,每到一棵树下,便

翻动树周围的土壤,修出一个圆形的土埂,便于积聚雨水,让树木获得更多水分和营养。上百棵树,他无一遗漏地照顾着,有时还不无惋惜地说:好好的树,被羊啃了皮。随后,便和点泥,抹在被羊啃掉的伤口处,假以时日,就能愈合。接下来,他会在荒坡上挖一些干死掉的沙棘树,捆绑在小树的周围,让它们免受牛羊的啃食。

秋日,核桃成熟,风一吹,在核桃树哗哗的咏唱里,一些核桃果子便掉落下来,啪啪地砸在地上。父亲带着我们打核桃,用竹竿轻轻拍打树干,核桃们便纷纷坠落,如冰雹般清脆,有时打在人的头顶,猝不及防。

有村民经过,父亲便让他们拿回去尝一尝。

核桃树下也栽植过一些花椒,立秋前后,花椒挂满枝头,红艳艳,如云霞般,摘完后晒干,是做菜炖肉的好调

料。杏子成熟后,父亲带我们摘来后,将杏子的果肉晒干,装进袋子里,等想吃的时候拿出来,酸甜可口,口舌生津,让人记忆深刻。

几十年下来,父亲栽的树大多都长大了,小的有二三十公分粗,大的直径都有五六十公分了。在山坡上、沟畔、河边,早就成了村庄绿色和清凉里的一部分。

可父亲也老了。年近七十的他头发丛生,不复当年的青春年华。好在,他的树们却正值盛年,健壮而繁茂。

父亲栽植的那些苗木,一如他近四十年的教书生涯中的众多学生一般,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己的个性和脾气,有自己的特色,父亲在栽培和浇水时,也常抚着树干,蹲下来喃喃低语,像是某种嘱咐和祝福,每个动作,都蕴藏着某种期许和期待。

春秋移转,岁月更迭。树和人在变化,父亲种的树,十之八九干直参天,风华正茂。父亲的众多学生,也都步入中年,成了顶梁之柱,在处处生息有为。

每次回到故乡,迎接我们的,是那些生长各异、生机勃勃的树。看到那些树木,我都不禁有些感慨,感慨年岁易逝,而那些树却扎根立定,成为抵抗时光侵蚀的某种独特力量,每一株似乎都闪耀着某种精神气象。看到树,我便自然想到了父亲。

秋风辞

(外一首)

□ 何军雄

落叶是秋天的浓妆。风声里有盛大的寂静,和清冷每一株草木都不愿将秋天的景色,遗忘炊烟,挡不住夕阳回家的路田野空旷。唯有鸟雀鸣叫着对丰硕的粮仓,起了心事是秋风,吹开了一条隧道风是一道闪电,击中灵魂让久别故土的游子重返故里

野菊花

迎风摇曳。这盛大的白为乡村的山野增色星星点点勾勒秋锦绣以秋风为墨,丹青写意绘制出人间的风景画一束野菊花,就是秋日里铺开的一条绚丽彩带点缀山乡。一束挨着一束从故乡的山头漫卷下来将整个秋天的脚韵都裹住花香四溢。盖过一缕秋色野菊花,在乡村的扉页酝酿着一场盛世空前的梦如同季节的灯盏,照亮走向秋天深处的路

第一次在戈壁滩

(外二首)

□ 唐宏

大海退去之后留下了戈壁滩给人另外一条路在这路上太阳好像没有移动车慢吞吞爬行在茫茫面前大地是才生长出的一个孩童安安静静一切都是初涉世事的样子包括无边的沙砾碎石包括苍苍的时间,远方的远方都慢了下來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啊简简单单,没有修饰在茫茫和渺渺中你什么想法都没有你只有安静

在张掖博物馆

说起蚕、丝绸我就想起江南,想起苏州想起和丝绸一样柔滑的评弹可是,这条蚕却在祁连山下的张掖在黑河边吃桑叶,吐丝如月色般光滑的丝绸运送到西亚,到欧洲——在张掖博物馆我看到那时生长的大片桑树看到一只白白胖胖的蚕看到采桑的女子,

白天养蚕,晚上浣纱看到身穿鲜艳丝绸的胡姬在一个酒肆里起舞有一个脚户赶着骆驼穿过黑水一峰峰骆驼,昼夜奔波丝路如练,风沙温柔在张掖,我看到了一只破茧的蚕

李广杏

一个天水人,或者说成纪人就是龙城飞将的名字在张掖,被一枚杏子命名叫李广杏我一个大天水人此刻在河西走廊与一棵杏树相遇这是多么亲切的事啊从天水关出发过金城关,玉门关,嘉峪关关要塞关口多但我知道,在马邑、箭矢之外大地之上,树木是最好的命名还有什么更久远的吗——一棵杏树在土地上生根,枝叶繁繁一个人,永远在大地上站着

寺台秋日

□ 刘雅倩

几日连绵不绝的雨,让小镇平添了几分凉意,湿凉的风中透着阵阵桂香。傍晚,撑着伞,在一路水滩中我脚步轻轻地踱水而过,像是去赴一场和秋天的美好之约。

在簌簌秋雨中山水如墨染的这座康北小镇,是我土生土长的家乡。沧桑岁月更迭中,深厚的文化积淀让寺台这座魅力小镇愈加富有韵味。

纷繁尘世间,倘若你也愿驻足停留,在一方天地间找寻心灵的契合和寄托,不妨走进寺台的秋天,感受天桥山烟雨蒙蒙氤氲升腾的雾气,领略小院桂花香飘十里沁人心脾的芳香,品味山间板栗甘甜爽口的清脆,细赏万寿山庄独特旖旎的人文美景。

每个地方的秋都是独具特色、自成一派的。寺台的秋是温润和暖的,少了些阴湿肃冷,多了些细腻柔和,似有若无之间发生绝妙的中和。连日秋雨霏霏,思绪亦如秋雨,没有目的依然可以洋洋洒洒。

雾霭沉沉,连日的阴雨让天桥山笼罩在层云之间,忽而放晴的天气,夕阳为墨绿的山峰镀上金色的光晕。想起纳兰容若曾写下“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将无限深情融入无言的景物,曾经的一往情深有多深呢?犹如夕阳余晖辉映深山之中的绵绵秋雨。

寺台的秋天不乏诗词中的深情,更多承载着人们丰收的喜悦之情,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时不失,五谷不绝,是自然的节律,也是天地的馈赠。

“一场秋雨,又落一地花”。

此时,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朵鲜花。最先想起的是桂花的气息,院里的桂花馥郁芬芳,而秋雨恰如其分地冲淡了桂花的浓烈,只余淡淡的清香萦绕鼻尖,有风拂过的时候,一朵朵桂花徐徐下坠,像黄色的星星沾满地上,盈盈洒洒满目金黄。

或许桂花正如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适合静静远观领略其风韵。

属于秋天的还有板栗的香味。农忙之余,人们结伴而行上山“打”板栗,寺台的板栗多生长在晨雾缭绕的山峦之间,打板栗的人手持长竿,身背背篋,行走在山间小路上,目光穿梭在山林之间,盯着高挂在枝头的绿色刺球,熟透了的板栗球,大大方方地裂开口子,露出圆鼓鼓的褐色栗子,一甩一勾之间悉数落到地上,倘若是青绿尚未成熟的板栗球,须用脚来回轻碾。从绿色刺球到棕色坚果,是收获,也是秋日漫步山间,感悟万物生命力的过程。

人间朝暮,叶落惊秋。秋日胜景藏于山野之间。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初秋的山间树木葱茏,花草丰茂;萧瑟的秋风传来,草木摇曳,小河涌浪。漫步在G567国道,满山遍野墨绿泛黄的树叶,离层林尽染的鲜红枫叶尚需时日。

沿路而下离寺台约一公里,路口老柿子树颇有“枯藤老树昏鸦”的意境,两条登山小道曲径通幽,一座座农房错落有致,山林深处有小亭子做伴,从游廊中缓缓走过,那一瞬间似乎穿越到了古代,眼里只有山水,再无凡尘杂事纷扰。

在烟波缭绕的雨,或有皎洁月光的夜里,约上三五好友,休憩赏玩,有趣的灵魂在这里发生联系。

秋风吹不尽,总是故园情。

秋日寺台,是离人心中千山万水幻化的乡愁。

无论身在故土,抑或他乡,透过相似的情景事物,故乡便有了形态,存在于世间万千角落,只要立于其上,便感受到无限温暖与归属。又是一年金秋时,落叶翩跹,时光不变,唯耳畔清风与碧空流云,一年年往去来回,诉说着寺台的美好……

谓之美,秀乎其群谓之雄,芸芸乎众谓之群,人其能之,我何外之,而行而勉,身虽不能,心向往之。此夫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也!呜呼,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勉力而行,不亦圣贤乎?奈何,道阻时艰,短视蒙昧,望于来者,藐乎去者,惟望子孙强,不孝父母老,此不养其厚者也!根深方能叶茂,知古方可鉴今,明望才能负重,不惜今日之化泥者,何谈未来之成大事!惜乎,多少人蒙蔽于此,失夫义,行乖张,不知愚,尤逞强。三尺之息,不过独陋;万代之光,何曾与共。横渠先生云: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自拔于流俗之外,振听于圣贤之道,沛发于生民之气!难哉?易哉?至若时与岁逝,志与力失,垂垂老矣,所殷望者,惟子女也。人望所归,一口气在,精神存焉!惟其精神大义,永续天地之间。至大无象,渺然在身,物感则强,华彩倍生,相与激荡,风云生也。则物华天宝,骋怀游目,报乎父母,鼓舞胞胥,看大千世界,续万象更新,悟人生真谛。所谓光照万物、振乎其类,乃有生不息之人类。其为人子,敢不行乎?

父母铭

□ 张建新

父母养我育我,含辛茹苦,劬劳不惧;我报父母者何?春秋易去,颜色顺乎?我亦为人父母,望其将来者何?父母殷殷以待子女者,望其成者;子女孜孜以报父母者,惟其孝也。成者,扬名声,显父母,彰其所来,壮其未来;孝也,问消息,顺颜色,敬其所爱,爱惜当下。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出乎其类



沸腾的引洮工地

(油画)

张卫华作

从陶瓷之路到电力高速

□ 陈学仕

家乡红山窑,是一个因陶瓷出名的地方。据旧志记载,红山窑的瓷窑已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但由于土质比较粗,烧出来的陶瓷都是些水缸、坛坛罐罐之类家什中的粗糙物件。

即便如此,它也曾是家乡人引以为傲的资本。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初,村子靠着这些粗瓷制品而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农闲时节,从瓷窑买了缸,装好缸水——为了装最多的缸,大缸里面装中缸,中缸里面装小缸,小缸里面装年树人,勉力而行,不亦圣贤乎?奈何,道阻时艰,短视蒙昧,望于来者,藐乎去者,惟望子孙强,不孝父母老,此不养其厚者也!根深方能叶茂,知古方可鉴今,明望才能负重,不惜今日之化泥者,何谈未来之成大事!惜乎,多少人蒙蔽于此,失夫义,行乖张,不知愚,尤逞强。三尺之息,不过独陋;万代之光,何曾与共。横渠先生云: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自拔于流俗之外,振听于圣贤之道,沛发于生民之气!难哉?易哉?至若时与岁逝,志与力失,垂垂老矣,所殷望者,惟子女也。人望所归,一口气在,精神存焉!惟其精神大义,永续天地之间。至大无象,渺然在身,物感则强,华彩倍生,相与激荡,风云生也。则物华天宝,骋怀游目,报乎父母,鼓舞胞胥,看大千世界,续万象更新,悟人生真谛。所谓光照万物、振乎其类,乃有生不息之人类。其为人子,敢不行乎?

村民们用一口缸,一个个坛坛罐罐罐罐换一麻袋一麻袋的粮食……过了三五年,手头已有了点积蓄,就到信用社贷款,几家联合买了手扶拖拉机。以手扶拖拉机代替马车,致富的速度迅速提升,当时的红山窑几乎成了周边地区万元户最多的地方。曾在民勤县瑞安堡看到一口大缸。瑞安堡共有庭院三进,房间140多间。这个大型庄园里,让我一直不能忘怀的却是那口大缸——它立于庭院当中,容量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两三倍,里面储满了水。原来这水缸,不仅是储水的工具,还在旧时代用作消防。之后又去过一趟瑞安堡,那口大缸还在,我的心里踏实了许多。后来明白,它或许不一定产自于

我们红山窑的瓷窑,但它里面装满了我的乡愁。

在家乡的焉支城和附近的三角城,也曾看见许多散落的陶片。它们像周围散落的石头一样散落在地上。但我不觉得它们是如石头一般的,它们是有自己的体温、脉搏和呼吸的。焉支城建于公元311年,据专家考证,三角城也有两三千年的历史。这两座古城的陶片,和瑞安堡的水缸一样,它们曾有一样的生命。好多次,在博物馆看见那些静默的坛坛罐罐,我就想起家乡的缸,虽然它们早已停止生产,但依然顽强地活在记忆里。记忆是一座庞大的博物馆,只是我们很少光顾这座博物馆。但是,每当我们记忆中的某个亮点复活的时候,它就会像缸面上的釉,在黝黑的背景上发出闪亮的光。

河西走廊有着丰富的风能资源,家乡人说风是我们最大的“特产”,一年刮一场,从春刮到冬。家乡风多雨少,村民们不论是赶着马车,还是开着拖拉机去外地卖缸,都是风里来风里去。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前几年,家乡东北面的焉支山、北山脚下,立起一架架风力发电机。那些发电机挥舞着巨大的手臂,日夜不停地歌唱,将乡亲们讨厌的风变成了喜爱的电。时时转动的叶片里,有着风的凌厉,更藏着光明的梦想。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刚刚上学,每天晚上趴在煤油灯下写作业,鼻

孔总是被油烟熏成两个黑窟窿。后来通了电,灯泡照亮城镇乡村,人们的眼前一下子亮堂起来。不过电力还是比较短缺,一到夏天,就要把时钟拨快一小时,以充分利用日光时间,谓之“夏令时”。如今,夏令时也和家乡的瓷窑一样,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国网的众多电力枢纽,其线路从焉支山、北山脚下穿过。那些电路载着一路风尘,从帕米尔高原星夜启程,一路欢歌笑语,穿星星峡、河西走廊,过黄河长江,翻越祁连秦岭,用西电东送的壮举,为国家建设输送电力。曾经的陶瓷之路,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能源之路。这能源之路,不仅有飞行空中的输电之路,还有深埋地下的天然气之路,那是和西电东送并行的西气东输工程。

有一次从几辆拉着风力发电机叶片的大卡车旁路过,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它们。那四五十米长的叶片让人想起庄子笔下的鲲鹏,在它旁边,感觉呼吸都有了100公里的时速。

大风起兮云飞扬。在G30高速,熙来攘往的车辆,每天都在以风的速度疾驰。

